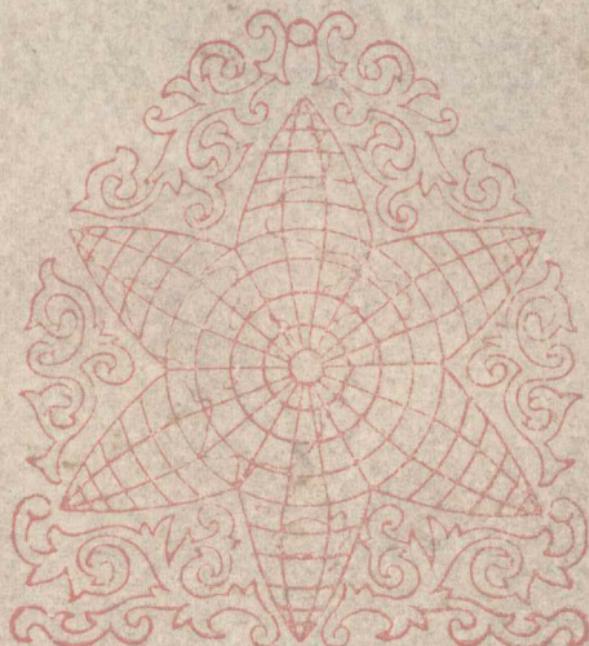


書叢小科百國中新

動運人工界世

著 達 湯



行發局書國中新

新中圖國百科叢書

世界人工運動

著 湯 達

目 次

一 世界職工聯盟 (一)

七千萬工人大團結——兩條路線

二 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 (二)

工人貴族們——分裂毒害着美國工運——改良主義和英

國工會——在統一旗幟下的法國工人——充滿信心的意

大利——為完全自由而鬪爭的德國工人——空前高漲的

日本工運

三 社會主義國家的職工會.....(四六)

組織勞動的機構——共產主義的學校

四 新民主國家的職工會.....(四七)

走到了團結的大道——勞動態度改變了

五 中國的工人運動.....(五五)

中國工運的特點——從武裝鬪爭到勝利團結——新方針

新政策

六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運動.....(五六)

爭取獨立解放的主力——印度的苦闘——拉丁美洲工人

聯盟

世界職工聯盟

七千萬
工人
大團結

陳漢湖站在工場的佈告牌前面，凝神地注視着一張新貼的佈告，佈告這樣寫着：

本會茲請剛從巴黎參加世界職工聯盟會議的陸企平博士演講世界工人運動，歡迎會員出席聽講。

時間：今天下午七時

地點：工人大會堂

總工會學習股 六月十八日

陳漢湖是一個年青的排字工人，今年二十五歲，他幹這一行，快滿十

一個年頭了。雖說是天天與鉛字接觸，也努力上進，到底因為一個人在摸索知識的道路，進步還是不大。最近半年來，才翻了個大身，地方解放了，民主政府成立起來了，並且幫助他們組織起了職工會。工會不但注意他們生活的改善，而且非常關心工友們的學習。陳漢湖自從參加工會，心情愉快多了，工作也積極得很。由於他工作積極，最近印刷工會改選，他當選了組織幹事。組織工作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他用着耐性，也懷着虛心，盡力去完成他的任務。愈是努力工作，他就愈感到學識不足，因此也就更加努力學習。可是他現在站在佈告牌前面，看着這張佈告，却躊躇起來。他已經約定今晚和他的愛人蕭菊英去看電影，而他確是又不想放過一個聽講的機會。他應該怎麼辦呢——聽講呢？看戲呢？他就是這樣的躊躇着。

可是他到底決定了，他想電影就明天看吧，他何不就拉她一道去聽講呢。他打了一個電話到紡織廠中的蕭菊英，徵求她的意見。她完全同意了。陳漢湖像打了一個勝仗一般的高興。

到工人大會堂聽講的人，大半是工會的職員，但也有許多工會會員。陳漢湖和蕭菊英選了中間的座位坐了下來。七點還沒有到，會場中已經是擠滿了黑壓壓的人頭。

工會書記作了簡單介紹之後，一個有點禿頭的五十歲左右的先生上台說話，他就是陸企平博士。

陸博士的聲音起初很輕，慢慢地重了起來，講到要緊的地方常常用手勢來加強他的語氣。

『要講世界工人運動，』陸博士說，『真好比講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那兒講起才好。當然，假如說全世界工人是怎樣團結在一個堅強的組織裏的話，我們似乎首先要從世界職工聯盟說起。我想，我們今天就談談這個。』

陸博士將說話頓了一頓，接着說：

『什麼叫做世界職工聯盟呢？世界職工聯盟是團結全世界工人的統一組織。

『第一次大戰之後，有一個國際勞工局，那是一個設在國際聯盟下面的附屬機關，算不得獨立的組織；而且由各國勞資雙方各派代表一人，政府派代表兩人組成，實際上資方的代表多過勞方的代表三倍，更說不上是

工人的組織。此外還有一個國際職工聯合會，搞了沒有幾年，無形中解體了。現在我們要說的是世界職工聯盟，一個真正的國際工人的組織。

『世界職工聯盟成立於第二次大戰將要結束的時候，它的第一次大會恰恰在蘇美英三國首長在克里米亞會議時期召開的，象徵着當時國際團結的局面。而且，無論在組織上、人數上、性質上、成分上，都跟以前的那些機構有了基本的分別。』

『從組織上來說，參加世界工聯的國家有六十七個，是過去所不能想像的；從前的國際職工聯合會總共不過十三個國家參加。從人數上說，參加世界工聯的工人，從成立到現在（一九四八年），參加者自五千四百萬增加到了七千六百萬人，是歷史上空前的數字；從前的國際職工聯合會，

最多的時候才一千七百萬人。再從性質上說，那就更加不同了。從前的團體是欺騙工人的改良主義工會，空喊口號，不務實際；現在的世界工聯是具體地規定任務的：世界工聯要求有權參加討論世界和平的會議，要求在戰後建設中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號召全世界工人為反對法西斯、為持久和平而鬥爭。所以世界工聯成了戰後最強大的世界民主陣營之一，成了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旗幟之一。

『再從成分上說，也有很大區別。從前的團體是被英美黃色工會把持的，民主的進步的工會都被排除在外；現在的世界工聯的會員，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職工會、新民主國家的職工會、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還有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職工會，形成了異常廣泛的統一戰線。這種偉大的氣

魄和團結的景象，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

『世界工聯是我們人人有份的組織，我們要全力擁護它。』

說到這裏，陸博士拿起講台上的玻璃杯，喝了一口開水，歇了一會兒，正待開口，一個工人聽衆站了起來，向他提出一個問題。

兩條路線 『照陸先生這麼說，世界工聯是一個異常團結的工會，爲什麼報上說，美國工會正在分裂這個組織？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陸博士聽了他的問題，微笑着滿意地點了點頭說：

『我正要想說到這一個問題。世界職工聯盟是一個團結的工會，但也不是說，單有團結，沒有鬥爭。事實上，從世界職工聯盟剛開始組織起

來，就有了鬥爭。當初的鬥爭是這樣子的，一方面以英國總工會的代表領頭，想使這個工會成爲形式上的工會，實質上是一個諮詢的機關，就是說，一個空頭的東西；另一方面以蘇聯總工會爲首，竭力主張使它成爲真正強有力的工人組織，保衛世界和平，維護工人利益。在這第一個鬥爭中間，以英國爲首的勢力失敗了，以蘇聯爲首的勢力勝利了。這樣子才誕生了今天的世界職工聯盟。

『於是又展開第二場鬥爭。同時』鬥爭的陣容也在鬥爭中間愈來愈明顯了，到了現在，終是分成了兩條陣線：

英國總工會、美國產業職工大會、比利時總工會……是一條陣線；蘇聯總工會、法國總工會、意國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拉丁美

洲工聯會……是另一條陣線。

『前面的一條陣線企圖將世界工聯放到他們的控制之下，不然就破壞它；後面的一條陣線堅決要保衛工會的民主原則，維護持久和平，反對戰爭販子，代表勞動人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

『這種鬥爭經常反映到世界工聯執委會的會議席上，但每一次都是民主陣線勝利了。民主陣線無論在執委會上和大會上，都居於多數。執委會由九個人組成，即：

工聯的總書記賽揚（法國，進步），

執委會主席狄金（英國，反動），

執委會副主席七人：

石屋（法國，反動），

庫茲涅佐夫（蘇聯，進步），

卡萊（美國，反動），

托萊大諾（拉丁美洲，進步）

庫滋斯（荷蘭，反動），

朱學範（中國，進步），

維多里奧（意國，進步）。

『進步的佔五人，反動的佔四人。反民主陣線眼看控制不了，於是想盡方法，要搞垮世界工聯。』

『當然頂急於要搞垮世界工聯的工會，是美國勞工聯合會。這個工會

不加入世界工聯，專在會外搗蛋，他們還特地派了人常駐歐洲，做分裂工作，策動什麼西歐十六國工會。」

陸博士一口氣說了下來，突然一頓，將話頭一轉，向大家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那末，假如分裂了又怎麼辦呢？』陳漢湖也在想着，却找不出答案，陸博士又接了下去說：

『搞分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團結的力量比分裂的力量強大。但假如不幸分裂了的話，那也不值得憂慮。只要是有原則的分裂，不但不會影響世界工聯，而且還會使世界工聯更加一致，更加鞏固。世界工聯的民主陣營，正在努力保護它的組織，向各國工人揭穿分裂的陰謀。』

陸博士的這一番說話，陳漢湖頗為不解。他想：工會也有民主的和反

民主的分別嗎？難道各國的工人也有民主和反民主的分別？那麼『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號召，又要怎樣解釋呢？他簡直有點兒迷惘了。

不單是陳漢湖感到了迷惘，聽衆中間許多人也感到迷惘。大家的心裏都像是打上了一個結——這倒底是怎麼回事？

二 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會

工人
貴族
們

『這的確是叫人迷惑的事情，』陸博士像是猜透了衆人的
心緒，說道，『這是因為人們將工人和工會，看成了不可分的
整體。本來呢，工會是工人的組織，工會和工人應當是利益一致的。可是
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這兩者常常是並不統一的。工人也許把工會看成是
自己的工會，而工會的負責人却只是把工人看作是他們吃飯的工具。這就
是說，工會的上層份子是和工會的下層脫節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職
工會，常常是這樣的。上層份子總是或多或少地和資本家有了勾結，這就